



劳动文丛

寻找 老手艺人

福建省总工会
编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T198

寻找 老手艺人

福建省总工会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老手艺/福建省总工会编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5550-0038-9

I. ①寻… II. ①福… III. ①民间工艺—介绍—中国 IV. ①J5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7821 号

寻找老手艺

福建省总工会 编

责任编辑 朱墨山

助理编辑 林颖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120 千字

印 张 12.75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038-9

定 价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大国工匠的涅槃

张广敏

寻找，缘于缺失；寻找老手艺，缘于“大师满街跑，工匠无处找”的现状。

曾几何时，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曾是中国人代代传递的才智与信念。我们有无数个经典情节来佐证这个源头的广泛与深厚，如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、“工欲善其事，先欲利其器”、“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”，还有“卖油翁”的故事，“庖丁解牛”的故事……

然而，祖先传承下来的坚守与专一，没有成为今天劳动的主流价值，浮躁写满了我们的脸庞。制造大国的桂冠落满了灰尘，那些老手艺、老工匠，有多少淹没在一扇扇破败的家门中，一堵堵断垣的工场里，一个个茫然四顾的流浪者迁徙的困途上……

寻找老手艺的过程，就是寻找传承者、探求者、守护者的过程，也是寻找家门秘笈、行业绝技的过程，更是寻找能够再现“大国工匠”的精神内核——坚持坚守、静心静气、精细精致。中国人的家国情怀，有一个意义至上的框架，那就是业。传家立业中的“业”是物质的核心，也是精神传承的纽带。业，也叫基业，那是安身立命之所，是生存成长之依，是长长久久、生生不息的源泉。许许多多基业的“命门”，便是工匠的老手艺。

老手艺化为工匠精神，那是需要千秋万代的时间积淀，需要经历种种痛苦和挫折。坚韧地直面困难，坚强地走出困境，方能达到匠人的境界。

寻找，我们找到了遗憾，找到了痛惜，也找到了惊喜，找到了崇敬。我感怀书中字里行间所呈现的忧伤语境与纯粹心境；我欣赏那些不离不弃的文化坚持者、追溯者；我更慰藉于在漫长的手艺精炼里，所沉淀下来的天地精华。老手艺，不仅是劳动者的价值，更是劳动的荣耀与尊严，而这份尊严可能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付出的结果，一个家族几代甚至几十代心血的结晶，一个工坊一个群体日积月累的见证。游弋在书中更多的篇章，更多的遗存，即使作为物质价值它已经隐退、正在消亡，但作为一段绚烂至极的岁月记忆，依然给了今天以精神涵养。

天设文曲，地缘匠心。大国制造的真谛，全在于“道”与“器”的学问。五千年文明进程，就是道，五千年文明进程所秉持的零件与机枢，便是它的器，器来自制造零件与机枢的才智。寻找老手艺，就是在寻找时代“道”与“器”的连接点，就是在寻找“从大处着眼，从小处着手”的生存秘笈，就是在寻找俯察精微的生命实践与坚忍不屈的劳动人格。

寻找老手艺还只是一个开头，追寻老手艺背后的劳动精神才是目标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，仅仅被动地依赖流水线，或满足做一个机器人已远远不够，中国制造正在呼唤大国工匠，期待老手艺的匠心之美，泛化出人文生态的至情、至性与至美，期待大国工匠的涅槃。

（本文作者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省总工会主席）

目 录



远去的声音

- 3 寻觅“吊伤”人和石匠 / 崖 虎
- 9 秀妮的织布机 / 蓝 山
- 16 花雕床 / 陈绍平
- 24 谢幕的耕织生活 / 石大典
- 31 “捏面人”泥人赵 / 牧心雪
- 38 小巷里的油纸伞 / 秋 水
- 44 安溪蓝 / 胡晓凤
- 51 余斗象的雕版 / 王炳根
- 58 马厂街深处的老裁缝 / 木 樨
- 64 秀才打铁七百年 / 人口因
- 71 青瓦，风雨中的坚守 / 郭永仙



指上的春秋

- 79 秀出三百年的金线雕 / 施 雨
- 87 篾匠老郭的竹编生活 / 苏诗布
- 93 金刀玉指 / 林 焱
- 100 竹器清欢 / 林荣华
- 107 瓦罐与老人 / 蒋庆丰
- 114 长命锁 / 四 季
- 120 复活的“建盏”技艺 / 石华鹏
- 127 灯笼 / 大 荒
- 134 四堡锡艺的四重角色 / 马卡丹
- 143 邻家雕工 / 火 凉
- 149 “笑我”的磨刀人生 / 木 京



舌尖的眷念

- 155 老家的米粉 / 哈 雷
- 161 三叔公焙制龙眼干 / 朱谷忠
- 167 故乡的碱糕 / 季 仲
- 174 茶人心底永远的绿 / 陈佩香
- 180 古方酿传奇 / 曾章团
- 186 爆米花香那些年 / 樱 子
- 192 后记：坚守的魅力 / 哈 雷

远
去
的
声
音



寻觅“吊伤”人和石匠

崖 虎

从山头到村庄，儿时的记忆里，到处都是打石头的声音。行走村巷，时常有屋内的“噼噼啪啪”声音，一并传入耳朵。

村庄名叫儒洋却盛产两种人，一是专治跌打损伤的“吊伤”人，一是石匠。巧的是我的大公（曾祖）是石匠，我的爷爷是“吊伤”人。我几乎没学到多少打石的技艺，却得了“吊伤”的真传。曾祖是村里最早的石匠之一，在村里小有名气，不仅因为石匠，也沾了曾祖母的光。

曾祖母是连江晓澳人，晓澳在海边，沿后山蜿蜒几公里，便到了山中的儒洋。曾祖母的父亲在他村里开武馆，便从小学得一身功夫。曾祖母强悍，曾祖父则老实巴交，不知怎的就被撮合成了一对。

儒洋村人尚武仗义，曾得南少林铁珠和尚真传，伤科远近闻名。那一年，南少林被剿灭，铁珠和尚身负重伤一路逃到儒洋，便昏倒在一家门前。这家人一大早发现有和尚躺在门前，周身遍布血迹，便扶进屋里疗养。

伤势稍缓，和尚便要离开，如何挽留都不住，赠其盘缠也不要，这家人便做了些馒头送他。铁珠和尚半路饥饿，取出馒头便吃，只听馒头里咯咯有声，有硬物于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包着碎银，其他馒头也个个如此。铁珠和尚便又返回儒洋，将其武功和伤科绝技传于乡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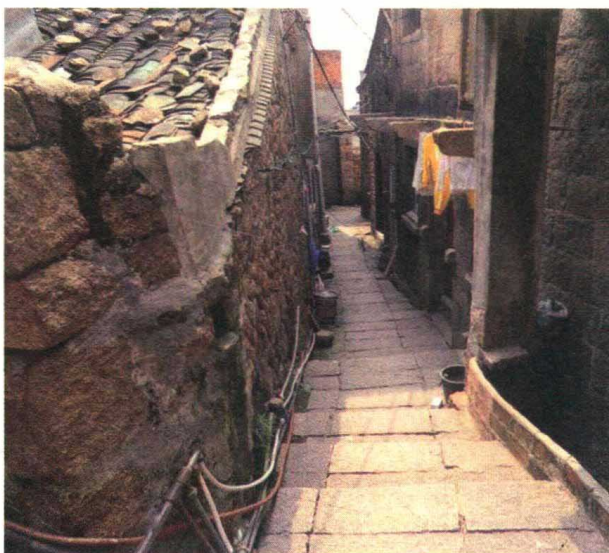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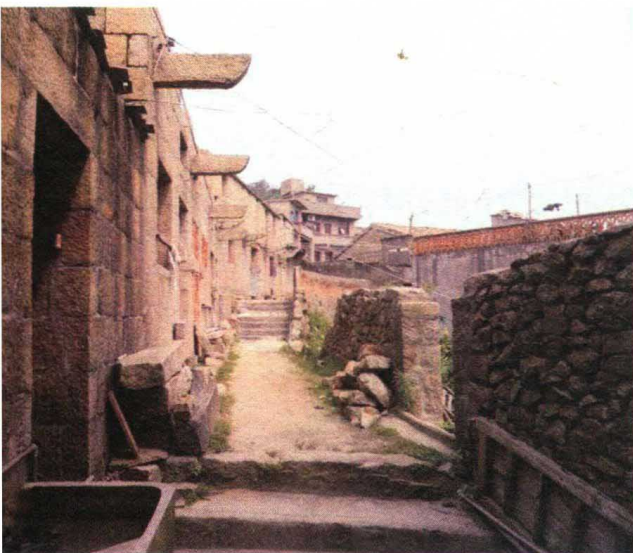
铁珠和尚当初急着离开，一是怕清廷追捕，村人告密，二是怕牵连到

那家人。返回后他才知道村里人大都姓胡，祖上也是因避祸隐于此处。授完绝技，他还是迅即离开了。从此，武术与“吊伤”便在村里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。

村里与武功有关的事总是被说得津津有味。老人们一看见我便要说说曾祖母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曾祖母到儒洋与山塘两村交界处砍松枝，不知不觉间砍过了村界，便有两个山塘村的男人一路吆喝着赶将过来。曾祖母便将串担（一种两头劈尖，用来挑柴火的竹竿）往地上一插，反喝道：有种的就来试试！那两个人一看她的架势，便不敢进前，灰溜溜地退了去。这个故事我听了好多遍。

曾祖母走了，留下这故事。曾祖父则留下一堵砌得非常结实的墙，老人们指给我看过，许多年过去了，那墙还在；我小学三年下学期转学到县城，那墙还在；我考上大学，那墙也还在；我工作好多年了，那墙还是在。有一年，不知是那一年，那墙不在了，那里赫然立起一座新砖房。

早年，村里几乎看不到砖砌的房屋。那时砖贵，而石块则满山遍野。采石为料便成为村民的第一选择。鸡栏猪圈兔房牛舍，一律是大大小小的石料。三十公分见方的叫料仔，三十厘米宽、七十厘米长的叫宽石，还有



石厝

一种板料也算常见：宽三四十厘米，长二三米，或更长些，厚度却不到十厘米，统称石板条。料仔和宽石用来砌外墙，石板条常用于隔内墙，一块块竖起，下面埋于土中填实，上方则压以带槽的长石条，长石条一般四五米长，若不够长，就在石板条间加竖一根方柱，衔连槽石。

单用石料来盖二层的楼房是很难的事，所以早年村里都是单层房。记得有一家人在外做工程赚了钱，想盖个双层楼，便用石板条做楼层板，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预制板。可惜石板料脆，建造时断裂了一块，压断了那家人长子的腿。后来，每当走石板顶时，我总要很担心，也不爱到这样的人家去玩耍。

走在村里，一看房子便知主人的家境。用料子砌墙的都是般人家，用宽石的才算得上有钱人。宽石的面还有粗细之分，面子细自然是整齐美观，得相当有钱的才用得起。还有一个区别是看门柱。盖房子，手头再紧也得立两个门柱，这是整栋房最讲究的地方。没有用门柱的房子也有不少，这样的人家就比较难讨到媳妇。

村里一年到头似乎都有人在起厝，反正在一窝山坳里每天总有“叮叮咚咚”打石头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高低应和。即使村里没有人家起厝，也有外村人订制的石料。小时候喜欢看石匠们打石头，看那锤头错落起伏，听那锤敲钎、钎击石、石开裂的高高低低的脆响。这便是我最早看到的行为艺术，听到的打击乐了。那个时候，除了革命歌曲，在村里听不到什么音乐，白天听着打石交响曲，晚上听各种昆虫的吟唱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是别有风味的享受。

加工石料一般用的是手锤和短钎，手锤约二三斤重，短钎约七八寸长。石匠们高高轮起手锤一片片石碴在钎头应声而落实，凹凸不平的石面便渐渐地被整平。小时候也跟着学样，手锤却老是敲在手上，痛得不行。后来才知道，越是害怕，越容易打到手。抓钎要靠近钎尾，眼睛看着钎尖，在敲打时要将钎尖点在石面上并摇动，自然就不会打手。摇动钎是为了使钎起到铲与挑的作用，得根据石头的纹理找着力点。平整石面用的是巧劲，每一次轮锤到底用多大的劲，就全凭经验了。



打石

打门柱不是所有石匠都有资格，得养育了一男一女后，才可以。因此，打门柱的师傅特受人尊敬，递烟送茶也勤。小时候，最爱看人打门柱，一块三四米长的方料，先修平整，再用喙子把面喙细，不像现在，用电锯、电动水磨。我一直认为水磨的不如细喙的好看，所以，凡事喜欢次亚光的。大概出于这一缘故。

方料喙细后，就准备雕花。先用墨斗线弹出方位，再画上图案。图案都简约淡雅，瓶花、松竹、白鹤之类，大概因为村民喜欢简约的美感，也图工时小。然后用大大小小的钢钎，一一打喙出来。做一对门柱得花半个月日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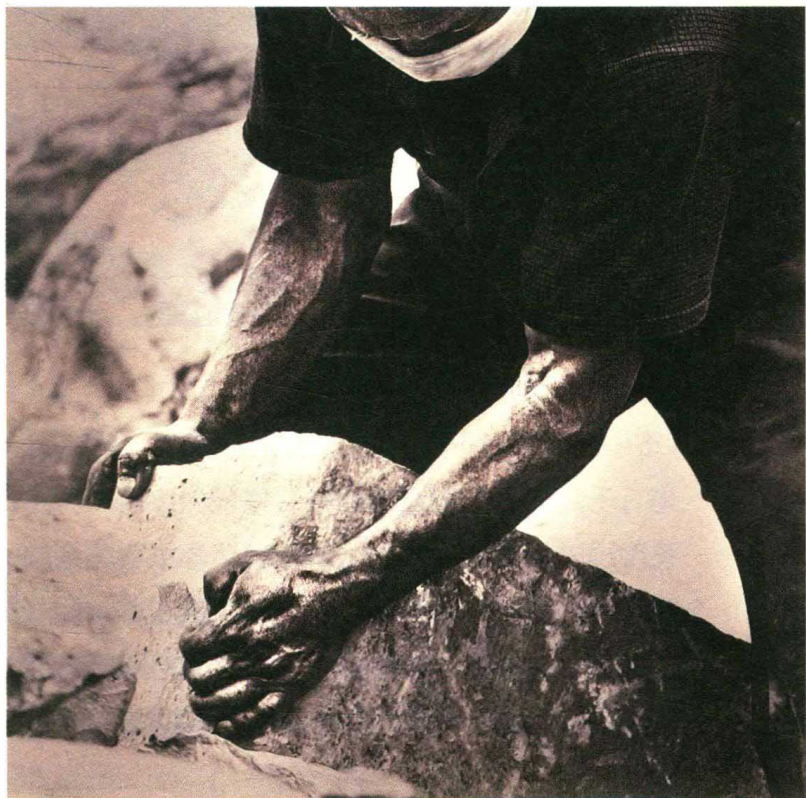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过得很快，正应了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的诗意。回乡感慨的却不是时间，是失落，一进村口便有，儿时熟悉的声音没了，村间公园与高楼也的确漂亮，却少了留在儿时记忆里的那份浓浓的情调。我想重拾的声音早已远去。

常住村里的只剩老人与儿童，全家进入城市的已经很多，唯有春节、清明才热闹一阵，各种好车挤满了村道。建筑业让这个山间小村富裕得特别早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工头产出，现在成立了公司，都叫老总。他们早就放下了先辈传下来的手锤钢钎，在公司办公室里养出了富态。

“吊伤”业还在残喘中，有一年回村，听到从屋里传出了的“噼啪”声，不禁驻足，被家人提回现实时，尤在梦中。梦中的山村幼年，每一天都在“打击乐”中醒来。那时的山村还没通电，一入夜就只剩星光了。用熏蚊草熏遍院子后，夜生活便是趟在竹凉床上，满天的星星，都有着从石头里飞溅出来的火花。我曾有个好奇的问题：天上是不是也很多人在打石头？奶奶的回答非常肯定，有一次还说：大公也在上面打石哩，他也不会别的本事。

打石的村人也有在时间中落败的。放下锤子钢钎的手并不都适应外面的世界。村里有一位工头，也曾风云一时。打石手艺让他的手布满老茧，在村里土生土长的精细也难抵挡外面世界的精彩。勤劳渐失，奢靡见长，自身文化水平落后，将他拉向谷底，一蹶不振。有一年回乡，路上偶遇，竟然认不出来，他已明显地萎缩成一个村间的土老头了。

石头锤子曾是这个村子的一大饭碗，



搬石

如今已销声匿迹。新建的楼房，花纹色彩亮丽的岩石贴面，气势恢宏的石柱，已将平滑取代了手工的粗糙。可是，入眼的华美也失去了手工打造的灵魂和岩石原生的质感，在时间的进程里，找不到立体的包浆。每次回村，我都要寻找那些旧石房。住旧石房的人越来越少，石房也渐渐地时光中破败。我家的老房子，是祖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盖的，用的是料子和石板条，在八十年代卖给了村人，现今也破败不堪，房顶早已塌陷，厅里长出棵近十米高的大树，前后院长满了杂草。每次站在老房子前，与其说来看望，不如说是凭吊。人离开了心情总还挂在那里。

表面化是不是这个时代的共同走向？在衣食住行……一切都变得日益精致的过程中，太多的传统手艺在流失。流失的不是手艺，而是本应与物俱存的文化内核。该不该保留传统的文化内核？我们一旦磨去文化的“包浆”，我们的后代，将只剩下“食之口味”了。

梦里守望我的山村，已不见炊烟。追随那声音远去的，还有许许多多眼里不舍、梦里怀念的“原乡”。

秀妮的织布机

蓝 山



梭子

秀妮小时候寄养在乡下的奶奶家，童年生活里最深的记忆除了小河、独木桥、水牛、牧童的短笛外，就是奶奶的织布机了。奶奶的织布机是那时传统农村家庭或手工作坊里最常见的那种，属木质结构，原理简单，设计精巧，机

械化程度低，由于完全靠手工操作，因而速度慢，效率低下。看奶奶织布，是秀妮兴趣盎然的事，每次奶奶织布的时候，秀妮就会搬一张小凳子，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斜阳的余晖穿过老屋的窗棂，照在专注劳作的奶奶身上。奶奶端坐在织布机前，展示着她精湛娴熟的织布技术，只见她手脚并用，一推一拉，再把梭子在各种颜色的经线中来回穿梭，不一会，织布机一端的线就神奇地变成了色彩鲜艳的布。奶奶织出的布面料细密，做工精致，没有任何疵点或线头。织布机虽简陋，但在奶奶的巧手下，却编织出了最美的图案，也编织出了秀妮未来生活的梦想。